

米

第一章

傍晚时分，从北方驶来的运煤火车摇摇晃晃地停靠在老货站。五龙在佯睡中感到了火车的颤动和反坐力，哐当一声巨响，身下的煤块也随之发出坍塌的声音。五龙从煤堆上爬起来，货站月台上的白炽灯刺得他睁不开眼睛，有许多人在铁道周围跑来跑去的，蒸汽和暮色融合在一起，货站的景色显得影影绰绰，有的静止，有的却在飘动。

现在该跳下去了。五龙抓过了他的被包卷，拍了拍上面的煤粉和灰尘，小心地把它扔到路基上，然后他弯下腰从车上跳了下去，五龙觉得他的身体像一捆干草般的轻盈无力，他的双脚就这样茫然地落在异乡异地，他甚至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。风从旷野上吹来，夹杂着油烟味的晚风已经变得很冷，五龙打着寒噤拾起他的被包卷，他最后看了看身边的铁路：它在暮色中无穷无尽地向前延伸，在很远的地方信号灯变幻着红光与蓝光，五龙听见老货站的天棚和轨道一齐咯噔咯噔地响起来，又有一辆火车驶来了，它的方向是由南至北。五龙站着想了想火车和铁道的事，虽然他已经在运煤货车上颠簸了两天两夜，但对于这些事物他仍然感到陌生和冷漠。

五龙穿过月台上杂乱的货包和人群，朝外面房子密集的街区走。多日积聚的饥饿感现在到达了极顶，他觉得腹中空得要流出血来，他已经三天没吃饭了。五龙一边走着一边将手伸到被包卷里掏着，手指触到一些颗粒状的坚硬的东西，他把它们一颗颗掏出来塞进嘴里嚼咽着，发出很脆的声音。

那是一把米。是五龙的家乡枫杨树出产的糙米。五龙嚼着最后的一把生米，慢慢地进入城市的北端。

才下过雨，麻石路面的罅缝里积聚着碎银般的雨水。稀疏的路灯突然一齐亮了，昏黄的灯光剪出某些房屋和树木的轮廓。城市的北端是贫穷而肮脏的地方，空气中莫名地混有粪便和腐肉的臭味，除了从纺织厂传来的沉闷的机器声，街上人迹稀少，一片死寂。五龙走到一个岔路口站住了，他看见路灯下侧卧着一个男人。那个男人四十多岁的样子，头枕着麻袋包睡着了。五龙朝他走过去，他想也许这是个歇脚的好地方，他快疲乏得走不动了。五龙倚着墙坐下来，那个男人仍然睡着，他的脸在路灯下发出一种淡蓝色的光。

喂，快醒醒吧。五龙对男人说，这么睡会着凉的。

睡着的男人一动不动，五龙想他大概太累了，所有离乡远行的人都像一条狗走到哪里睡到哪里，他们的表情也都像一条狗，倦怠、嗜睡或者凶相毕露。五龙转过脸去看墙上花花绿绿的广告画，肥皂、卷烟、仁丹和大力丸的广告上都画有一个嘴唇血红搔首弄姿的女人。挤在女人中间的还有各种告示和专治花柳病的私人门诊地址。五龙不由得笑了笑，这就是乱七八糟千奇百怪的城市，所以人们像苍蝇一样汇集到这里，下蛆筑巢，没有谁赞美城市但他们最终都向这里迁徙而来。天空已经很黑了，五龙从低垂的夜色中辨认出那种传奇化的烟雾，即使在夜里烟雾也在不断蒸腾，这印证了五龙从前对城市的想象，从前有人从城市回到枫杨树乡村，他们告诉五龙，城市就是一只巨大的烟囱。

五龙离开街角的时候看了看路灯下的男人，男人以不变的姿势侧卧在那里，他的蓬乱的头发上结了一层白色的霜粒。五龙走过去推了推他的肩膀，

别睡了，该上路啦。那个男人的身体像石头一样冰冷僵硬，一动不动，五龙将手伸到他的鼻孔下面，已经没有鼻息了。死人——五龙惊叫了一声，拔腿就跑，五龙设想到那是个死人。后来五龙一直在陌生的街道上奔跑，死者发蓝的脸跟随着像一只马蜂在他后面飞翔，五龙惊魂未定，甚至不敢回头张望一下，许多黑漆漆的店铺、工厂和瓦砾堆闪了过去，麻石路面的尽头是一片开阔地和浩浩荡荡的江水。五龙看见了林立的船桅和桅灯，黑压压的船只泊在江岸码头上，有人坐在货包上抽烟，大声他说话，一股辛辣的酒气在码头上弥漫着，这时候五龙停止了奔跑，他站在那里喘着粗气，一边冷静地打量着夜晚的码头和那些夜不归宿的人。直到现在，五龙仍然惊魂未定，他需要喘一口气再决定行走的方向。

他们看见一个背被包卷的人像一只惊慌的兔子朝码头奔来，他的脸色惨白，脖子和鼻梁上沾着煤灰的印迹。这些人围坐在一起，就着花生米和卤猪头肉喝酒，所有人都已酒意醺脸，他们站起来，看着五龙像一只惊慌的兔子朝码头奔来。

你跑什么？阿保上前堵住了五龙，他一把抓住五龙的衣领说，你是小偷吗？

死人。五龙张大嘴喘着粗气，一个死人！

是死人在追你？阿保笑起来，他对同伴们说，你们听见了吗？这家伙连死人的东西也要偷。

我没偷，我不是小偷。五龙这时才发现码头上的这群男人。地上货包上堆放着酒瓶和油腻腻的猪头肉。他下意识地朝那里挪过去。月光和江中的船灯照耀着那些男人紫红的脸，他们无声地观望着五龙。五龙的喉咙里咕噜响了一声，他的手微颤着伸向货包上的食物，我饿坏了。五龙用目光试探地询问那些男人。他们的脸上浮出若有若无的笑意。我三天没吃东西了，我真的饿坏了。五龙呢喃着抓起一块卤猪肉，紧接着他就发出了凄楚的尖叫，他们突然而准确地踩住了五龙的手和手里的肉。

叫我一声爹。阿保的脚在五龙的手上碾了一下，他说，叫我一声爹，这些东西就给你吃了。

大哥你行行好吧。五龙抬头望着阿保的脸和他光秃秃的头顶，我真的饿坏了，你们行行好吧。

叫我一声爹就给你吃。阿保说，你是听不懂还是不会叫爹？叫吧，叫了就给你吃。

五龙木然地瞪着阿保，过了一会儿他终于说，爹。

阿保狂笑起来，他的脚仍然踩住五龙的手不放，他指着旁边那些壮汉说，还有他们，每人都得叫一声爹，要不然他们不答应。

五龙扫视着那群人的脸，他们已经喝得东摇西晃，有一个靠在货包上不停他说着下流话。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模糊的红光。这种红光令人恐惧。五龙哀伤地低下头，看着阿保的脚，阿保穿着一双黑布鞋，鞋尖处顶出两颗苍白的脚趾，它们像石头一样牢牢地踩住了他的手背。

爹。五龙的声音在深夜的码头上显得空旷无力。他看见那群人咧着嘴笑，充满某种茫然的快乐，五龙低下头，看见自己的影子半蹲半伏在地上，很像一条狗。谁是我的爹？五龙对这个称谓非常陌生。他是一名孤儿，在枫杨树乡村他有无数的叔伯兄弟和远房亲戚，但是没有爹娘。乡亲们告诉他他们死于二十年前的饥荒中。亲戚们前来抬尸的时候，五龙独自睡在干草堆

上舔着一只银项圈。乡亲们说，五龙，你那会儿就像一条狗。没爹的孩子都像狗。

然后阿保的脚终于从五龙的手上松开了。五龙抓起卤猪肉急着朝嘴里塞。味觉已经丧失，他没有品出肉的味道，只是感觉到真正的食物正在进入他的身体，这使他的精神稍微地振作起来。阿保端着一碗酒走过来，他用手掌拍拍五龙的颞部，你给我喝了这碗酒，懂吗？你一口气喝光它。

不，我不想喝。五龙的脸被阿保的手卡得变了形，他费劲地嚼咽着说，我不会喝酒，我只要吃肉。

光吃肉不喝酒？你是男人吗？阿保将酒碗塞进五龙的双唇之间，给我喝，不喝就把肉从你嘴里掏出来。

五龙的头部本能地向后仰去，他听见阿保骂了一声，旁边的几条壮汉冲过来把他擒住了。有人用手钳住五龙的双颞，他的嘴自然地张大着，像一个无底的黑洞。他们朝这个黑洞接连灌了五碗烧酒。五龙蹬踢着，咳嗽着，他觉得那五碗白酒已经在体内烧起来了，他快被烧死了。五龙朦朦胧胧听见他们狂笑的声音。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，醉酒的感觉突如其来，头脑一片空白，五龙疲惫的身体再次似干草一样飘浮起来，夜空中的星星、江中的桅灯和那些人熏红的眼睛在很远的地方闪闪烁烁。

他们把五龙扔在地上，看着五龙翻了个身，以一种痛苦的姿势侧卧着。月光照着五龙蜡黄的脸和嘴角上残留的肉沫，他的嘴唇仍然歛动着，吐出一些含糊的声音。

他在说什么？有人问。

他说饿。阿保踢了踢五龙的腿说，这家伙大概饿疯了。

这时候江上传来一艘夜船的汽笛声，他们闻声集队向水边而去，把五龙扔在地上。那些粗壮矫健的身影从五龙的身上跨过去，消失在高高低低的货包后面。五龙烂醉如泥，他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。直到后来，他屡次遭遇码头会的兄弟，这些人杀人越货，无所不干，五龙想到他初入此地就闯进码头会的虎穴，心里总是不寒而慄。

黎明时分五龙梦见了枫杨树乡村，茫茫的大水淹没了五百里稻田和村庄，水流从各方涌来，摧毁每一所灰泥房舍和树木。金黄的结穗的稻子铺满了水面，随波逐流，还有死猪死狗混杂在木料枯枝中散发着隐隐的腥臭。许多人从水中跋涉而过，他听见男人和女人的哭声像雨点密布在空中，或者就像雹子一样坚硬地打在他的头顶上。五龙还看见了自己，在逃亡的人流中他显得有点特别，他的表情非常淡漠甚至有点轻松，五龙看见自己手里拖着一条树棍，沿途击打酸枣树上残存的几颗干瘪发黄的酸枣。

江边码头已经开始忙碌了。五龙被四面嘈杂的声音惊醒，他看见另外一些陌主人，他们背驮大货包，从他身边匆匆经过，有许多船停靠在码头上。有许多人站在船上，站在码头的货堆上，叫喊着什么。五龙慢慢地坐起来，想了想昨天夜里发生的事，他的头脑中仍然一片空白，只是嘴里还喷出酒肉混杂后的气味。夜来的事很像一场梦。

五龙在码头上转悠了一会儿，没有谁注意他，夜里遇见的那些人在白天无影无踪了。他看见几辆大板车停在一艘铁船的旁边，船舱里装满了雪白的新米。有几个汉子正从船上卸米。五龙站着无声地青着他们，新米特有的清香使他惘然若失。

这是哪里的米。五龙问装车的汉子，多好的米啊！

不知道，管它是哪里的米呢？汉子没有朝五龙多看一眼，把他最后一箩筐米倒进板车，拍了拍手说，今年到处闹灾荒，这些米来得不容易。

是不容易。五龙从车上抓了一把米摸着，他说，我家乡的五百亩稻子全让水淹了，就像这样的米，全淹光了。

到处都一样，不是水灾就是旱灾。

眼看着就要开镰收割了，突然来了大水，一下就全完了，一年的血汗就这样扔在水里了，连一升米也没收下。五龙说着，嘴角上露出一丝自嘲的微笑。

四辆大板车装满了米，排成一队朝码头外面定。五龙紧跟在板车的后面，他恍惚之中就跟着装米的板车走了。他们穿过肮脏拥挤的街道。在人群、水果摊、黄包车和店铺的缝隙间钻来钻去，一路上五龙又一次难挡腹中的饥饿，他习惯性地把手里的米塞进嘴里嚼咽起来，五龙觉得嚼咽生米和吃饭喝粥其实是一样的，它们的目的都是抵抗饥饿。

在瓦匠街的街口，五龙看见密集的破烂的房屋堆里耸立着一座古旧的砖塔。砖塔高出地面大约五丈的样子，微微发蓝，有鸟群在塔上飞来飞去，风铃清脆的响声传入五龙的耳中。

他仰头朝砖塔张望着，那是什么？五龙问。没人回答他，这时装米的大板车已经停留在瓦匠街，他们已经来到了大鸿记米店的门口，拉车的汉子们吆喝着排队买米的人：闪开，闪开，米来啦！卸米啦！

织云坐在柜台上嗑葵花籽，织云斜眼瞟着米店的门外，织云穿着一件翠绿色的旗袍，高跟皮鞋拖在脚上，踢哒踢哒敲打柜台，那种声音听来有点烦躁。在不远的米仓前，绮云帮着店员在过秤卖米，绮云的一条长辫子在肩后轻盈地甩来甩去。织云和绮云是瓦匠街著名的米店姐妹。

搬运工肩扛米袋依次进了门，他们穿过忙乱的店堂和夹弄来到后院。冯老板已经守在那里，嘴里点着数，一只手顺势在每一只米袋上捏一捏，运来的都是刚轧的新米，米袋撞击后扬起的粉尘弥漫在后院。后院环列着古老的青砖黑瓦房屋，东西侧屋是贮放粮食的仓房，朝南的三间是冯老板和两个女儿的居室，门洞很大，门檐上挂着一块黑底烫金的牌匾，有四个字，一般人只认识其中一个米字。搬运工知道米店之家在瓦匠街占据一角，世代相袭，也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，但是没人去留意匾上另外三个字。

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挂着一些红红绿绿的衣裳，是洗了不久的，滴滴嗒嗒淌着水，人就在那下面出出进进。不言而喻，那是米店姐妹俩的东西。散发着淡淡肥皂味的衣裳，被阳光均匀地照着，让人联想到女孩的身体。织云和绮云，一个十九岁，一个十六岁，都是和衣裳一样红绿妩媚的年纪。

织云看见五龙坐在板车上，双手划拉着车上残留的米粒，他把它们推拢起来，又轻轻弄散，这个动作机械地重复了多次。五车大米很快卸光了。搬运工们从冯老板那里领了工钱，推上车散去。五龙仍然站在米店门外，脚下横着一堆破破烂烂的行李。他朝里面张望着，神色有点奇怪，那张脸憔悴而不失英俊，枯裂的嘴唇好像受了惊似地张开着。织云跳下柜台，她走到门口将手里的瓜子壳扔掉，身子往门上一靠，饶有兴味地打量起五龙来。

你怎么不走？你没领到工钱？

五龙朝后退了一步，茫然地看着织云，他说，不。

你不是搬米的？织云朝地上那堆破行李扫了一眼，那么你是逃荒要饭的？我说得没错，我看人一看一个准。

不，五龙摇摇头，他的视线越过女孩的肩头落在米店内部——卖米的伙计和买米的人做着简单的交易，他说，这家是米店吗？

是米店。你在看什么，织云捂着嘴噗味一笑，诡谲他说，你是看我还是看我妹妹？

不。我看米。米店果然有这么多的米。

米有什么可看的？织云有点扫兴他说，她发现这个男人的脸色在阳光下泛着一种石头般的色泽，你的脸怎么像死人一样难看？你要有病可别站这儿，我最怕染上天花霍乱什么的，那我这辈子就完了。

我没病。我只是饿坏了。五龙漠然地看着她说，给我一碗冷饭好吗？我三天没吃饭了。

我给你端去，反正也要倒给猫吃的。织云懒懒地从门框上欠起身子，她说，世界上数我心眼最好，你知道吗？

织云到后面厨房端了碗冷饭出来，看见五龙已经走进店堂正和两个伙计撕扯着，绮云拉着他的衣角往门外拖，嘴里叫喊着，他有虱子，他身上肯定有虱子！五龙的脸窘迫有点发红，精瘦的身体被三个人推得东摇西晃的朝外面挪，他突然扭过脸，用愤怒得变了调的声音骂了一句粗话，织云没听清楚，她看见绮云抓过一把扫帚砸过去，你还骂人？你这要饭花子敢骂人？

织云看见他颓然坐在门外台阶上，后背在急促地颤动，可怜的男人，织云自言自语他说，她犹豫了一番，还是走过去把饭碗递给他。织云笑着说，怎么闹起来了？你快吃，吃了就走，你不知道米店最忌讳要饭的进门？五龙抬起头看看那碗饭，沉默了一会，猛地扬手把饭碗打翻了，他说，我操你们一家，让你们看看，我是不是要饭花子？织云看着一碗饭白花花地打翻在地上，怔在门口，半天醒过神来，咯咯笑起来说，咦，看不出来你还有骨气，像个男人。不吃就不吃吧，关我什么事？店堂里的人都扭头朝这边望，绮云拿了个什么东西敲柜台：织云，你给我过来，别在那儿人来疯了。织云就往店堂里走，边走边说，什么呀？我不过是看他饿得可怜，谁想他跟我赌气，这年头都是狗咬吕洞宾，好人也难做。

排队买米的人表情呆滞，一言不发地看着米店内的小插曲。他们把量米袋子甩在肩上或夹在腋下，等待过秤，他们更关心米的价格和成色。这一年到处听到灾荒的消息，人们怀着焦虑和忧郁的心情把粮食大袋背回家。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，南方的居民把米店当成天堂，而在瓦匠街上，大鸿记米店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红火景象。

买米的人多。织云帮着在柜台上收了一会儿钱。织云对这类事缺乏耐心和兴趣，她不时地扭过脸朝街上看，瓦匠街街景总是黯淡乏味，那个男人没有走远，他在织云的视线里游移不定，成为唯一可看的风景。他在瓦匠街一带转来转去，像一只被追杀的家禽，既可怜又令人嫌厌。织云怀着某种混乱的情意注视着他：一张疲惫而年轻的脸，一双冷冷的发亮的眼睛，它们给织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
下午一辆带花布篷的黄包车停在米店门口。织云款款地出来上了车，她的脸上扑过粉霜，眉毛修得细如黑线，嘴唇涂得猩红，所经之外留下浓烈的脂粉香气。

去哪里？车夫问，大小姐今天去哪里玩呀？

老地方。织云拍拍腿说，快骑呀，要是误了时间我不付车钱。

瓦匠街两侧的店铺里有人探出脑袋看，他们猜测织云又是去赴六爷的

宴会，这在她是常事。风传织云做六爷的姘头已经几年，店员们常常看见织云出门，却看不见织云回来。织云回来很晚，也许根本就不回来。

到了吕公馆才知道宴会是招待两个北京商人的，去的人很多，多半是织云不认识的。织云看见六爷和几个男女从花园里进来，坐到靠里的主桌上，织云就朝那边挤，让一让，让我过去，织云不时地推开那些在厅里挤来挤去的客人，没走几步上来了一个男仆，他拦着织云轻声说。老爷吩咐，今天不要女客陪坐。织云愣了一下，等到明白过来她白了男仆一眼，说，谁稀罕陪他？我还不愿意坐他边上呢。

这天织云喝了好多红酒，喝醉了伏在饭桌上，吵着要回家。旁边的几个女客摸不透她的来历，咬着耳朵窃窃私语。有人说，我认识她，是米店里的女孩。织云用筷子敲着醋碟说，你们少嚼舌头，米店怎么啦？没有米店你们吃什么？吃屎？吃西北风？满桌人都为织云无遮无拦的话语吃惊，面面相觑的。织云又站起来，仇恨地环顾了一圈说，这顿饭吃得真没劲，早知道这样我才不来呢。

织云走到大门口，看见阿保和码头兄弟会的一帮人在那里敲纸牌，织云扯了扯阿保的衣领说，阿保，你送我回家，阿保说，怎么，今天不留下过夜了？织云捶了他一拳，骂，我撕烂你的狗嘴，谁跟谁过夜呀？快叫车送老娘回家，我今天不开心，就想回家，回家睡觉去。

瓦匠街上已经是漆黑阒寂的一片了，织云跳下黄包车，对阿保说，回去告诉六爷，我再不理他了。阿保笑着说，那怎么行？你不怕六爷我还怕呢，我可不传这话。织云鼻孔里哼了一声，谁让他晾了我一晚上？我还没受过这种气。

米店门口有人露宿，那人蜷在被子里，只露出一团乱蓬蓬的头发。织云朝被子上踢了踢，露宿者翻了个身，织云看见他的眼睛睁开来，朝夜主望望又睡着了。她认出来又是那人。他又来了。织云想他怎么又跑到米店门口来了。

那是谁？阿保在车上问，要不要把他赶走？

不要。织云从五龙身上跨过去，她说，就让他睡这儿吧，没家的人多可怜，我就见不了男人的可怜样。

天蒙蒙亮的时候冯老板就起床了，冯老板咳嗽着走出屋子，到墙根那儿倒夜壶。然后他穿过院子和夹弄，店堂，把大门的铺板一块块卸下来，摆在外面。最后他把那杆已经发黑的幌子打出去。多年来冯老板已经形成了习惯，偶尔地他抬眼看看幌子上的那个黑漆写的米字，觉得它越来越黯淡了，周围的绢布上也出现了一些隐约的小孔。这是常年风吹雨打的缘故，冯老板尽量不去联想衰败的征兆，他想或许应该换一面新的幌子了。

冯老板连续三天都发现五龙露宿在米店门口。

五龙坐在被窝里，木然地凝望晨雾中的瓦匠街，听见米店的动静他会猛地回头。他看见朱红色的铺板被一块块地卸掉了，冯老板的蓝布长褂在幽暗的店堂里闪着清冷的光。那股大米的清香从他身后奔涌而出，五龙涣散的精神为之一振，在异乡异地唯有大米的清香让他感到亲近和温暖。

你怎么天天睡我家门口？冯老板盘问道。

五龙摇摇头，用一种梦幻的目光看着他。

那儿有个布篷，夜里能躲露水。冯老板指着对面杂货店说，我说你为什么不去那儿睡呢？

我喜欢在这里。这里能闻到米香，五龙爬起来飞快地卷起铺盖，他说，我只是睡这儿，我从来没偷过你们的一粒米。

我没说你偷了。冯老板皱了皱眉头，你从哪里来？

枫杨树，远着呢，离这八百里路，城里人不知道的。

我知道枫杨树，那是个大米仓。年轻时我去运过米。你为什么不在那儿种田了，怎么一窝蜂都跑城里来呢？

发大水了，稻子全淹光了。不出来怎么办？不出来就要饿死了。

出来就有好日子吗？这年头生死由天，谁都做不了自己的主。城里的日子跟乡下也一样的难过。

冯老板叹着气转身过去，他开始清扫店堂，把地上的米粒都扫起来倒进一只箩筐里。冯老板想起家国之事，心里总是很沉重。这时候他听见门外的人说，老板，你要伙计吗？冯老板耳朵有点背，他直起身子，看见五龙的脑袋探了进来，乱蓬蓬的头发上沾满了桔黄的草灰。

你说什么？你要做我的伙计？冯老板惊诧地问。

五龙的手紧张地抠着门框，眼睛看着地上，他的沙哑的带有浓重口音的语调听来很古怪，老板，留我在米店吧，我有力气，我什么都能干，我还上过私塾，认识好多字。

我有两个伙计了。冯老板打量着五龙，他说，店里不缺人手，再说我没有余钱雇人了，做米店生意的都是赚的温饱，摆不了什么大场面。

我不要工钱，只要有口饭吃，不行吗？

说的也是。逃荒的想的就是这口饭。冯老板撂下手里的萝走近石龙，眯起眼睛想着什么，神情有些微妙的变化，他拍拍五龙的肩背说，身体是挺壮实，可是我没地方给你睡觉，你睡哪儿呢？

哪儿都行。五龙的脸上闪过惊喜的红光，他指着地上说，我睡地上，我在哪儿都一样，就是站着睡也行呀。

说的也是。冯老板颌首而笑，他淡淡他说，那你就进来吧。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

五龙的一条腿松软下来，它弯曲着想跪下，另外一条腿却死死地直撑在米店的台阶上。

他低下头惶惑地看着自己的双膝，它们是怎么啦？五龙的颞部因为突如其来的冲动而紧张着，从颞部以下，直到心脏都有疼痛的感觉。

你怎么啦？冯老板见五龙僵立着，怎么不进来，是不是变卦了？你求我的事，可不是我开口的。

不。五龙大梦初醒地跨进米店，他说，我进来了，进来了。

绮云边走边梳着长辫子从里面出来，她狐疑地扫了五龙一眼，对冯老板喊，爹，大清早的你怎么让他进来了？不嫌晦气？这个臭要饭的，你看我不把他撵出去才怪。

我留他做伙计了。冯老板说，说定了只供吃饭不付工钱的。

什么伙计？绮云圆睁杏目尖声说，爹，你老糊涂了，我家不缺伙计，雇来个要饭的干什么？把他当猪喂吗？

别大惊小怪的。冯老板狠狠地瞪了女儿一眼，店里的的事你不懂，我有我的打算，再说他也可怜。

你们都假充善人，天下可怜的人多了，你都去把他们弄回家吧。绮云跺着脚说，气死我了，雇个要饭花子做伙计，让别人笑话。让我怎么告诉别

人？

我不是要饭的。五龙在一旁涨红了脸申辩，你怎么非要糟践人呢？我对你说过我不是要饭的，我是离家出门找生计的人，我们枫杨树的男人全都出来了。

管你是惟，绮云怒气冲冲地对他说，谁跟你说话？我讨厌你，你别接近我，别接近我！

从五龙跨进大鸿记米店的这一刻起，世界对于他再次变得陌生新奇，在长久的沉默中他听见了四肢血液重新流动的声音，他真的听见枯滞的血突然汨汨流动起来，这个有雾的早晨，将留给五龙永久的回忆。

整个上午买米的人络绎不绝。冯老板扔给五龙两块烧饼，让他吃完去仓房扛米。五龙觉得米袋上肩后脚板有点发飘。这是饥饿的缘故，他想只要再吃上两顿饱饭，力气会像草芽一样滋滋地长出来。五龙的嘴角上沾着些芝麻屑，带着一种快乐的神情在店堂出出进进，除了绮云的鄙视的眼光偶尔掠过，并没有人注意五龙。到了十点多钟，柜台上清闲下来，他得以缓一口气。五龙坐在一张破旧的红木靠椅上，不安地调整着姿势。他注视着米店内外，匆匆来去的人和悄然无声的米囤。阳光经过护城河水的折射，在街面上投下白色的波浪形状，瓦匠街充满了嘈杂的市声，有时远远地从城门传来刺耳的枪响。一个妇女在杂货店门口无休无止地哭泣，她的钱包被小偷偷走了。五龙有一种恍然若梦的感觉，现在我是否真正远离了贫困的屡遭天灾的枫杨树乡村呢？现在我真的到达城市了吗？

织云在午饭前起床了。五龙看着她睡眼惺忪地坐到饭桌上，从伙计老王手上接过饭碗。

她吃饭时仍然在打呵欠。织云还没卸掉夜妆，脸上又红又白，眼圈是青黑色的，她穿一件粉色的绸子睡袍，因架腿坐着露出一条箭形的雪白滚圆的大腿。五龙不敢多看，闷头拼命吃饭。他和两个伙计坐在另一张小桌上，主仆有别，五龙对此有清醒的认识。

五龙在盛第四碗饭的时候看见绮云盯着他的碗，绮云说，他又盛啦。爹，你看你我的好伙计，他比猪还能吃！五龙抓饭铲的手停留在空中，他回头说，还让吃吗？不让就不吃了。

他听见所有人都嘻嘻地笑开了，这使他很窘迫。

你饱了没有？冯老板说，饱了就别吃了，米店的米也要花钱买的。

那我不吃了。五龙涨红了脸说，我已经吃了三碗了。

织云咯咯地笑得弯下腰，她捂着肚子对五龙说，吃，别理这些吝啬鬼，能吃几碗吃几碗，哪有不让人吃饱的道理？

你知道他能吃多少？绮云说，他简直像一条牛，你给他一锅照样能吃光。

五龙的脸由红转青，他低声咕哝了一句，我饱了，饱了，就把碗朝桌上一扣，走到院子里去。他的愤怒很快被三碗饭带来的幸福冲淡了，他懒懒地剔着牙，朝院子四周打量着。午后阳光突然消失了，天空阴沉，是一种很冷的铅灰色，空气中蕴含着雨前的潮意，他看见晾衣竿上仍然挂着米店姐妹的内衣和丝袜，而旁边米仓的门敞开，飘散新米特有的香味。五龙简单地回顾了流浪的过程，他觉得冥冥中向往的也许就是这个地方。雪白的堆积如山的粮食，美貌丰腴骚劲十足的女人，靠近铁路和轮船，靠近城市和工业，也靠近人群和金银财宝，它体现了每一个枫杨树男人的梦想，它已经接近五龙

在脑子里虚拟的天堂。

第二章

瓦匠街上最引人注目的女孩就是米店的织云。

织云天真无邪的少女时光恍如一夜细雨，无声地消逝。织云像一朵妩媚的野花被六爷玩于股掌之间已经多年，这也是瓦匠街众所周知的事实。

传说织云十五岁就结识了六爷，那时候米店老板娘还活着，冯老板天天去泡大烟馆，把米店门面撺给老板娘朱氏，朱氏则天天坐在柜台上骂丈夫，骂完了叫织云去把他拉回家，织云就去了。织云记得有天下雨，她打着油纸伞走过雨中泥泞的街道，从瓦匠街到竹笠巷一路寻过去，心中充满对父亲的怨恨。那家烟馆套在一家澡堂内部，进烟馆需要从池子那里过。

织云看见一些赤条条的男人在蒸汽中走来走去，她不敢过去，就尖着嗓子喊，爹，你出来。

许多男人从门后闪出来看。织云扭过脸说，谁叫你们？我叫我爹。澡堂的工人说，烟馆在里面呢，听不见的。你就进去叫你爹吧，小姑娘没关系的。织云咬咬牙，用双手捂着眼睛急急地奔过了男澡堂，又拐了几条黑漆漆的夹弄，她才看见烟馆的两盏黄灯笼，这时委屈的泪就扑簌簌地掉下来了。

大烟馆里烟雾缭绕，奇香扑鼻，看不清人的脸，织云抓着雨伞沿着那些床铺挨个寻过去，终于看见了父亲，冯老板正和一个中年男人聊天，冯老板脸上堆满了谄媚和崇敬的表情。那个人衣冠楚楚，绅士打扮，他坐在沙发上看报纸，嘴里叼着的是一支雪茄，手腕上拴着一条链子，长长地拖在地上，链子的另一端拴着一条高大的德国狼狗。织云委屈得厉害，也顾不上害怕，冲过去就把冯老板往床下拖，带着哭腔说，你在这儿舒服，大家找得你好苦。织云脚恰好踩在拴狗的链子上，狼狗猛地吠起来。她惊恐地跳到一边，看见那个男人喝住了狗，回头用一种欣赏的目光直视她的脸。

织云，别在这里瞎嚷。冯老板放下烟枪，轻声对织云说，这是六爷，你跪下给六爷请个安。

干嘛给他跪？织云瞟了六爷一眼，没好气他说，难道他是皇帝吗？

不准贫嘴，冯老板说，六爷比皇帝还有钱有势。

织云迷惑地看看六爷的脸。六爷并不恼，狭长锐利的眼睛里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。织云脸上泛起一朵红晕，身子柔软地拧过去，绞着辫梢说，我给六爷跪下请安，六爷给我什么好处呢？

六爷抖了抖手腕，狗链子朗朗地响着。他发出一声短促而暗哑的笑，端详着织云的侧影，好乖巧的女孩子，你要什么六爷给什么。说吧，你要什么？

织云毫无怯意。她对父亲眨眨眼睛，不假思索他说，我要一件水貂皮的大衣，六爷舍得买吗？说着就要跪，这时六爷伸过来一只手，拉住她的胳膊，她觉得那手很有劲。

免了，六爷在她胳膊上卡了一下，他说，不就是水貂皮大衣吗？我送你了。

织云忘不了六爷的手。那只手很大很潮湿，沿着她的肩部自然下滑，最后在腰际停了几秒钟。它就像一排牙齿轻轻地咬了织云一口，留下疼痛和回味。

第二天阿保抱着一只百货公司的大纸盒来到米店。冯老板知道阿保是六爷手下的人，他招呼伙计给量米，说，阿保你怎么拿纸盒来装米？阿保走到冯老板面前，把纸盒朝他怀里一塞，说，你装什么傻？这是六爷给你家小姐的礼物。他认识云做干女儿啦。冯老板当时脸就有点变色，捧纸盒的手簌簌发抖。阿保嬉笑着说，怎么不敢接？又不是死人脑袋，是一件貂皮大衣，就是死人脑袋你也得收下，这是六爷的礼物呀。冯老板强作笑脸，本来是逢场作戏的，谁想六爷当真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，阿保倚着柜台，表情很暧昧他说，怎么办，你也是买卖人，就当是做一笔小生意吧，没什么大不了的事；

冯老板把织云从里间叫出来，指着织云的鼻子骂，都是你惹的事，这下让我怎么办？这干爹是我们家认得的吗？织云把纸盒抢过来，打开一看惊喜地尖叫一声，马上拎起貂皮大衣往身上套。冯老板一把扯住织云，别穿，不准穿。织云瞪大眼睛说，人家是送给我的，我为什么不穿？冯老板换了平缓的语气说，织云，你太不懂事，那干女儿不是好当的，爹一时也对你说不清楚，反正这衣服你不能收。织云抓紧了貂皮大衣不肯放，跺着脚说，我不管，我就要穿，我想要件大衣都快想疯了。

冯老板叫了朱氏来劝，织云一句也听不进去，抓着衣服跑进房间，把门插上，谁敲门也不开。过了一会织云出来，身上已经穿着六爷送的貂皮大衣。她站在门口，以一种挑战的姿态面对着父母，冯老板直直地盯着织云看，最后咬着牙说，随你去吧，小妖精，你哭的日子在后面呢。

也是深秋清冷的天气，织云穿上那件貂皮大衣在瓦匠街一带招摇而过。事情果然像冯老板所预料的那样逐渐发展，有一天六爷又差人送来了帖子，请织云去赴他的生日宴会。米店夫妻站在门口，看看黄包车把织云接走，心情极其沮丧，冯老板对朱氏说，织云还小呀，她才十五岁，那畜生到底安的什么心？朱氏只是扶着门嚤嚤地啜泣，冯老板叹了口气，又说，这小妖精也是天生的祸水，随她去了，就当没养这个女儿吧。

更加令人迷惑的是织云，她后来天天盼着六爷喊她去，她喜欢六爷代表的另一个世界。

纸醉金迷的气氛使她深深陶醉。织云的容貌和体形在这个秋天发生了奇异的变化，街上其他女孩一时下敢认她。织云突然变得丰腴饱满起来，穿着银灰色貂皮大衣娉婷玉立，尸然一个大户小姐。有一天织云跟着六爷去打麻将，六爷让她摸牌，嘴里不停地叫着，好牌，好牌，一边就把她拖到了膝盖上去，织云也不推拒。她恍恍惚惚地坐在六爷的腿上，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小猫，一只不满现状的小猫，从狭窄沉闷的米店里跳出来，一跳就跳到六爷的膝上，这是瓦匠街别的女孩想都不敢想的事，而织云把它视为荣誉和骄傲。

你知道六爷吗？有一天她对杂货店的女孩说，你要再朝我吐唾沫，我就让六爷放了你，你知道什么叫放吗？就是杀了你，看你还敢不敢吐唾沫？

米店夫妻已经无力管教织云。有一天冯老板把大门锁死，决计不让织云回家。半夜时分就听见织云在外面大喊大叫，你们开不开门？我只是在外面玩玩，又没去妓院当婊子，为什么不让我回家？米店夫妻在床上唉声叹气，对女儿置之不理，后来就听见织云爬到了柴堆上悉悉索索地抽着干柴，织云喊着爹娘的姓名说，你们再不开门，我就放火烧了这破米店，顺便把这条破

街也一起烧啦！

织云作为一个女孩在瓦匠街可以说是臭名昭著，街上的妇女在茶余饭后常常把她作为闲聊的材料，孩子们耳濡目染，也学会冲着织云的背影骂，小破鞋，小贱货。人们猜测米店夫妻对女儿放任自流的原因，一半出于对织云的绝望和无奈，另一半则是迫于地头蛇六爷的威慑力。瓦匠街的店铺互相了如指掌，织云与六爷的暧昧关系使米店豪上了某种神秘的色彩，有人甚至传言大鸿记是一片黑店。

米店的老板娘朱氏是在这年冬天过世的。之前她终日呆坐于店堂，用一块花手帕捂着嘴，不停地咳嗽，到了冬至节喝过米酒后，朱氏想咳嗽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了。冯老板找了副铺板把她抬到教会医院去，有人看见朱氏的脸苍白如纸，眼睛里噙满泪水。朱氏一去不返，医生说她死于肺病。街上的人联系米店的家事，坚持说老板娘是被织云气死的。这种观点在瓦匠街流行一时，甚至绮云也这样说，朱氏死时绮云十三岁了，绮云从小就鄙视姐姐，每次和织云发生口角，就指着织云骂，你当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就知道跟臭男人鬼混，臭不要脸的贱货。织云扑上去打妹妹的耳光，绮云捂着脸蛋呜呜地哭，嘴里仍然骂，贱货，你气死了娘，我长大饶不了你。

五龙后来从别人嘴里听说了那些事情，米店打烊后寂寞难耐，他溜到斜对面的铁匠铺跟铁匠们聊天。铁匠们津津有味地谈论米店，说到织云他们的眼睛燃起某种猥亵的火焰。五龙的反应很平淡，他摊开手掌在火上烤着，若有所思，五龙说，这有什么？女人就这么回事，铁匠们调侃他说，嗨，你倒护起她来了？她让你摸过奶子吗？五龙绷着脸，对着火翻动手掌，他说，关我什么事？反正她又不会嫁给我。摸奶子算什么？她让我摸我也不摸。

秋天已经随着街上刺槐的落叶悄悄逝去。冷风从房屋的缝隙和街口那里吹来，风声仿佛是谁的压抑的哭泣，五龙光着脚走来走去，感到深深的凉意。又是冬天了。冬天是最可怕的季节，没有厚被，没有棉鞋，而肠胃在寒冷中会加剧饥饿的感觉。这是长久的生活留下的印象。五龙想象着他的枫杨树老家，大水现在应该退掉了。大水过后是大片空旷荒芜的原野以及东斜西歪的房屋，狗在树林里狂吠，地里到处是烂掉的稻茬和棉花的枯枝败叶，不知道有多少枫杨树人重返了家园。无论怎样，枫杨树乡村的冬景总将是凄凉肃杀的，无论怎样；五龙不想回乡，一点不想。

他站在铁匠铺和米店之间的街面上，朝长长的瓦匠街环顾了一番，他的瘦削的身影被夕暮的阳光投射在石板路上，久久地凝固不动，就像一棵树的影子，街上有孩子在滚铁箍，远远的街口有一个唱摊簧的戏班在摆场，他听见板胡和笛子一齐尖厉地响起来，一个女孩稚嫩的有气无力的唱腔随风飘来。飘过来的还有制药厂古怪的气味和西面工厂区大烟囱的油烟。

街道另一侧有人在大锅里炒栗子，五龙回过头看见他们正把支在路边的铁锅抬走，让一辆黄包车通过瓦匠街。掌铲的伙计怪叫了一声，你们看谁来了？

车上坐着米店的大小姐织云。织云斜倚在靠背上，脸色苍白，神情也不像往日鲜活，有个穿黑衣戴鸭舌帽的男人挨着她，五龙认出了阿保，对那夜在码头上的回忆使他头皮发冷。

他闪身躲到电线杆后面，不安地看着那辆黄包车慢慢驶过来，停在米店面前。

阿保把织云扶下车，织云明显是哭过了，眼圈红肿着。阿保的一只手

摁在织云丰满的臀部上，两个人一起进了门。五龙站在电线杆后面，他内心有一个隐秘的冲动，打死阿保，打死这个畜生。如果是在枫杨树的水稻田里，五龙的仇恨足以让他实施这个愿望，用石头砸，用镰刀砍，或者就用两只手卡紧他的脖子，但这是在异乡异地的瓦匠街，五龙深知陌生的城市和寄人篱下的处境使自己变得谨慎而懦弱了。他只是在想。想，他不敢干。

绮云站在米店门口高声喊五龙的名字。五龙匆忙跑过去，看见绮云一脸厌恶烦躁的样子。她说，你去伺候一下织云，说是病了，又哭又闹的，我懒得管她。五龙说，不是有个男人陪她吗？绮云说，你别胡说八道的，让你去你就去，别让阿保在她房间呆久了，懂吗？

我去有什么用？五龙嘀咕着朝后院走，正好撞见阿保从织云房间出来。五龙想从他身旁绕过去，阿保狐疑地瞪着他，突然一把抓住五龙的手腕，拽着朝店堂里拖。绮云迎过来说，阿保你拽着他干什么？他是我家新雇的伙计。阿保说，什么，找这家伙做伙计了？绮云说，是我爹的主意，不过他干活还算老实。阿保哼了一声，撂开五龙的手，那你们可小心着点，这家伙不像老实人。绮云惊疑地问，你认识他？他是小偷吗？阿保狡黠地笑了笑，他直视着五龙的脸说，不会比小偷好，我看他的眼睛就像看到自己，他跟我一样凶。绮云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阿保竖起大拇指说，人不是都害怕我吗？所以我让你们也提防点他。

五龙低下头自顾往里走，嘴唇几乎咬出血来，他心里说，这是条莫名其妙缠住我的疯狗，我真的很想杀死他，他慌慌张张地推开织云的房门，回头一望，阿保摇晃着肩膀朝门外走，绮云对着他的背影喊，你要真的对我家好就去告诉六爷，放了织云，别把她当只破鞋耍了。恶心。

织云躺在床上呜呜地哭着，双手抓着头发。她说，疼死我了，我要疼死了。五龙觉得她那种痛苦的模样很滑稽，他走到床前蹲下去给织云脱鞋，说，小姐哪里疼？织云愣愣地看着五龙，高声说，哪里都疼，疼死我了。织云犟着不让五龙脱她的鞋，滚开，你给我脱鞋干什么？难道你也配跟我上床吗？五龙好不容易硬扒下一只高跟鞋，他说，我可不敢，二小姐让我来伺候你，你病了就睡一会儿吧。没想织云飞起一脚，正好踢在五龙脸上。五龙捂着脸退后几步，满腔愤怒忍住不敢发作。织云说，他妈的，什么男人都想来碰我，我是好欺的吗？五龙苦笑着说，什么男人都想碰你，可是我从来没碰你。他去倒了一盆热水，把毛巾绞热了递给织云，大小姐，你看来受谁的气了，擦把脸消消气吧。这句话说到织云的伤口上，织云拍着枕头又大哭起来，边哭边说，我怎么不气？我气死了，他凭什么打我，那狼心狗肺的老色鬼，我陪他玩了这么多年，他却动手打我，打我呀！

至此五龙才明白织云哭闹的原因。原来是六爷打了她。他不知道六爷为什么打她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男人打女人都是正常的事情，女人总有一些欠揍的地方，五龙想她有什么可伤心的呢，这是活该。他这样想着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，悄悄地往门外走。

你给我站住。织云在后面喊，一只枕头砸过来，软软地打五龙的背上，你他妈就是这么伺候我的吗？

五龙放下了门上的布帘，他回过头说，小姐该睡觉了，我在这里多不方便。

什么方便不方便的，我才不在乎呢。织云说，我身上疼得没办法，你倒想走了？

你让我怎么办呢？五龙愁眉苦脸他说，我还能干什么，要不去找个郎中给小姐敷点药吧？

不要郎中，我要你给我揉。织云突然诡秘地一笑，五龙，我要你给我来揉。来呀，我不怕你还怕什么呢。五龙看见织云的指尖上涂了蔻丹，鲜红鲜红的手指在胸脯上弹跳了几下，利索地解开旗袍的襟扣，然后就撕开了粉红色的胸衣。五龙张大嘴，惊愕地看见织云雪白高耸的奶子，半掩半露着，上面布满一些黑红的印痕，他的喉咙里含糊地咕噜了一声，扭过脸去掀布帘子，心怦怦乱跳着。

没出息的货。隔着布帘听见织云的一阵疯笑声和诅咒声。五龙红着脸对话打了一拳，他说不上来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，他在想那些黑红的印痕是怎么回事。

五龙的青年时代很少经历这种独特的场面。在枫杨树乡村也有这样的女人，她们与过路的杂货商和手艺人草草苟合，到早晨家里的男人手持镰刀或树棍沿路追逐那些女人，女人尖叫的声音听起来像春天房顶上的母猫。那是在遥远的乡村，一切都是粗野缺乏秩序的。

而织云半掩半露的乳房向五龙展现了城市和瓦匠街的淫荡。这是另一种压迫各欺凌，五龙对此耿耿于怀。入夜他在地铺上辗转反侧，情欲像一根绳索勒紧他的整个身体，他的脸潮热而痛苦，黑暗掩盖了狂乱的内容。他感到羞愧。他听见被子上和米店漆黑的店堂充斥着精液腥甜的气味。

很长时间里五龙的眼睛躲闪着大小姐织云，他不敢看她薄薄的涂着口红的嘴唇，更不敢看她的丰满的扭动幅度很大的臀部。这种心理与其说出于腼腆太分，不如说是一种小心的掩饰。五龙害怕别人从他的目光中察觉出阴谋和妄想，他的心里深藏着阴暗的火，它在他的眼睛里秘密地燃烧。

这天早晨五龙在院子里打水。他听见织云的窗子格格响着被推开了，织云略显苍白的脸出现在窗前。她伸出食指对五龙勾着勾着，示意他去她房间。五龙不知道她想干什么，疑惑地进了门，看见织云已经坐到梳妆台前，懒懒地梳着头发，也不跟他说话，只听见木梳在她烫过的长发上滋滋地响着，她看着圆镜，突然叹了一口气。

等会儿你跟我上百货公司。织云放下梳子，拍了拍额上的发端，我要给你买双鞋子，还要买两双袜子。

怎么啦？小姐怎么想到给我买鞋子？五龙僵立着说。

刚才看你半天了，这么冷的天还穿双破胶鞋，看得人心里也冷。

五龙抬起自己的脚，那两只黑胶鞋鞋尖上备有一个洞，露出两颗黄白色的脚趾，是冯老板从床底下翻出来给他穿的。五龙看着自己的脚说，我也惯了，干活干多了就顾不上冷啦。

那么你是不是喜欢这么受冷？织云转过脸，也斜着眼睛看五龙，你要是喜欢就别要新鞋了，好像我求着你似的。

小姐千万别这么说，五龙连忙拱着手说，我知道大小姐心善，我再贱再穷也是血肉身子，怎么会喜欢受冷呢？

你知道就好。织云朝脸上扑着粉霜，我不像绮云那么心冷，我这就爱可怜别人，心肠特别软，就是不知道自己将来会不会也受苦，别人会不会可怜我。

小姐天生富贵命，怎么会受苦呢？五龙凝视着镜子，镜子里织云的脸上有一种真切的优伤，这让他感到很陌生。他低下头想了想，又说，受苦的

是我们，老天造人很公平，造一个享福的人，就要造一个受苦的人，我和小姐就是其中的一对。

什么一对？织云咯咯地笑起来，她的表情总是瞬息万变，指着五龙的鼻子说，你说我和你是一对？我要笑死了。

不，我是说享福和受苦是一对。五龙微红着脸解释道。我哪儿有这命呢。

织云后来招呼五龙出门时被绮云听见了，绮云堵着门不让他们出去，她对织云说，你抽什么疯？他这样的男人你也要带上街，他还要干活呢。织云推揉绮云说好狗不挡道，你拦什么？这样的男人你也要吃醋，我看他没鞋穿，我要带他去买鞋子；绮云冷笑一声说，又在充善心了，拿着柜上的钱去做好人，也不嫌恶心。织云的细眉愤怒地拧紧了，她骂了句粗话，放屁，我的钱都是六爷给我的，我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，关你什么事？说着回头对五龙说，我们走，别去理她！她是个小醋坛子。

五龙窘迫地倚墙站着，听姐妹俩作着无聊的争执。他心里对双方都有点恨，一双鞋子，买就买了，不买拉倒，偏要让他受这种夹裆气。他看见冯老板也出来了，冯老板微微皱着眉头说，别瞎吵了，街坊邻居听到还以为什么大事，绮云你让他们去，这鞋是我让织云带五龙买的。又对织云说，买双结实耐穿的，别买皮鞋，他是干力气活的人。五龙在一边听冯老板话里的意思，仇恨又转移到他身上。这老家伙最会见风使。1130·舵，他是否在暗示织云买一双草鞋呢？草鞋只要几分钱一双。五龙想米店里是没有人真心对他好的。他深知怜悯和温情就像雨后街道的水洼，浅薄而虚假，等风吹来太阳出来它们就消失了。不管是一双什么鞋子都收买不了我，其实他们谁也没把我当人看。五龙想仇恨仍然是仇恨，它像一块沉重的铁器，无论怎样锻打磨蚀，铁器永远是铁器，坠在他的心里。

从冬天开始，五龙就穿着织云给他挑的一双帆布面的棉鞋，冬天瓦匠街上刮着凛冽的北风，石板路上的污水在夜里结成了冰，尤其是清晨，湿冷的寒气刺入你的骨髓。五龙害怕这样的冬天，但他必须在天亮前钻出被窝，去街口的小吃店给米店一家买油条烧饼和豆浆。那些赶早买菜的家庭主妇看见五龙的脸长满了冻疮，一手拎着装早点的篮子一手拎着菜蔬，在街市上盲目地徘徊。他的目光是躲躲闪闪的，但是仔细捕捉可以发现一种怨艾和焦躁的神色。

冬天的黄昏，冯老板频繁出没于清泉大浴室，这也是瓦匠街许多小业主抵御冬寒的措施。冯老板有时带着五龙去，让他擦背敲腿的。五龙乐于此道，澡堂里的暖烘烘的气息和人们赤条条的身体使他感到松弛。他裸着全身，所有的男人都裸着全身，最隐秘的生殖器暴露在昏暗的光线中。唯有在澡塘的蒸汽和水声中，五龙抑郁的心情得以消缓。我与你们原本是一样的。五龙将油腻腻的毛巾卷在手上替冯老板擦背。我们原本是一样，为什么总是我替你擦背？为什么你却不肯给我擦背？一样地长了条鸡巴，一样地身上积满污垢，我却在不停地给这个老家伙擦背，擦背，擦背，为什么？五龙这样想着动作就会消极怠慢下来。

五龙在池子边碰到过码头兄弟会的那帮人，他看见他们呼拉拉跳入热水中时，小腹奇异地抽搐了一下。他想水汽可能会挡住那些暴虐寻衅的眼睛，但冯老板已经在招呼阿保了，冯老板说，阿保，让我的伙计给你擦擦背。然后他看见阿保踩着水走过来，阿保眯着眼睛注视着五龙，一只手在毛茸茸的

肚脐上轻轻拍打，他说，给我擦背，擦不好我饶不了你，擦好了赏你一块大洋。五龙扭过脸不去看阿保白皙发福的身体，他说，我给你擦背，以后请你别盯住我不放，我跟大哥无怨无仇的。阿保从水中跳出来，躺到木板上说，那可不一定，我天生喜欢跟人过不去，什么无怨无仇？老子不管这一套，谁不顺眼就治谁，码头兄弟会就干这事。

五龙看着阿保俯卧在木板上的身体，那个身体白得令人憎厌，像女人般的肥厚多肉的臀部微微撅起，肛门处毗出几根弯曲的黑毛。五龙朝他身上泼了点水，然后用劲地搓洗他的肩胛、手臂和双肋处。五龙的手轻轻触摸他的松软缺乏弹性的皮肤，皮下是棉花絮形状的脂肪和暗蓝的血管。五龙有种种灼热的欲望，他想他的手只要从这只臀部下伸过去，就能抓住两只睾丸，只要用劲一捏，这个狗杂种就完蛋了。五龙又想起枫杨树乡村宰牛的壮观场面，他真想把阿保当作一条疯牛宰了。那也很容易，只要一把尖刀，在最柔软的部位下手，他就可以把阿保的整张人皮喇地撕下来，五龙这样想着，手突然颤抖起来，眼睛里迸射出湿润而幸福的光芒。

风吹打着米店的布幌，僻啪作响，是一个寒冷的黄昏。

五龙从铁匠铺里出来，一路拍打着墙壁，径直走到冯老板面前。冯老板正坐在柜台前数钱，他抬头看见五龙怕冷似地缩着肩，木然地站着，五龙的明亮的眼睛闪烁闪烁的。

对面打铁的老孙死了，五龙突然说，才咽的气。

听说了，得的是伤寒吧，冯老板说，你没事少往那边跑，要是染上病大家都倒霉。

他们现在缺一个打锤的，打锤的要有力气，他们想让我去。

怎么？冯老板关上钱箱，抬眼审视着五龙，语气中含有一丝揶揄，你也学会跳槽了？谁教你这一手的？

他们说每月给我五块大洋，吃住在店里。五龙冷静地回答，他的指关节插在棉衣怀里活动着，发出咯咯的脆响，我不是傻子，我想去。

冯老板有点诧异地瞪着五龙，然后他露出一丝讥讽的笑意。看来好心是没有好报的，病狗养好了都要咬人。冯老板叹了口气，重新打开钱盒数起铜板来，那么你说吧，你想要多少？

五块。我想我花在店里的力气值五块钱。

拿去吧。冯老板扔过来一块大洋，当，又扔过来一块，一共扔了五次。他的表情悻悻的，同时不乏捉弄的意味。拿去吧，冯老板说，你现在像个人了，知道讨工钱了。

五龙弯下腰，把地上的五块钱币慢慢地捡起来。他对着钱币吹了吹，好像上面落了灰尘。他的脸上泛起不均匀的红晕，红晕甚至爬上了他裸露的脖颈和肩胛处。冯老板听见他浊重的喘息声，他把钱塞进棉袄里面朝门外走，猛然回头说，我要重新买双鞋，我就要买皮鞋，皮鞋。

冯老板看着他的背影愣了半天，幡然醒悟那句话的含义。帆布面鞋子和皮鞋。一个被遗忘的细节。他竟然还在赌气。冯老板想想觉得不可思议。这么多天了，他竟然还在为一双鞋子赌气。冯老板突然意识到五龙作为男人的性格棱角，心胸狭窄，善于记仇。他一直把五龙当作可怜萎蕙的流浪者，忽略了他种种背叛和反抗的迹象。冯老板站起身走到门口，他看见五龙在傍晚空寂的大街上疾走，仍然缩着肩，步态呈轻微的八字，硕大的被剃得发亮的头颅闪着微光，最后消失在街口拐角处不见。

狗日的杂种。冯老板倚门骂道。不管怎样，他从心理上难以接受逐渐显现的事实。事实就是五块大洋，还有一双未知的皮鞋，它冷峻地摆到了冯老板的面前。

皮鞋？他要皮鞋？冯老板嘀咕着锁上红木钱箱，然后他抱着它朝后院走。绮云在厨房里乒乒乓乓地剁白菜。冯老板对着厨房说，你知道五龙干什么去了？他去买皮鞋啦。说完自己笑起来。绮云说，买皮鞋？不是才买了双鞋吗？这样的人给他竹竿就要上梁，你们走着瞧吧。冯老板突然恼怒起来，对着厨房里喊，那你让我怎么办？我难道喜欢这狗杂种吗？我是要他的力气，力气，干活，你明白吗？

五龙回来时天已经黑了，冯老板看见他在厨房里盛冷饭吃。他蹲着，嘴角因为充塞了饭团而鼓起来，牙齿和舌间发出难听的吧叽吧叽的声音。冯老板发现他是空着手回来的，他隔着厨房的窗户问，你买的皮鞋呢？给我看看你的皮鞋。

钱不够。五龙淡淡地回答，他的神情已复归平静。

当然不够，要不要把下月工钱先支给你？

用不着。五龙低下头扒了一口饭，他说，其实我什么也不想买，我只是在街上走了一趟，我觉得憋闷得厉害。我在街上瞎走走心里就舒服多了。

在深夜里五龙谛听着世界的声音，风拍打着米店面向街道的窗户，除了呼啸的北风，还有敲更老人的梆子声。一切都归于死寂。面对着寒冷和枯寂，他不止一次想起那辆在原野上奔驰的运煤火车，米店和整条瓦匠街就像一节巨大的车厢，拖拽着他，摇撼着他。他总是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中睡去。依然在路，离乡背井的路又黑又长。摇晃着，人，房屋、牲畜和无边无际的稻子在大水中漂流。他还梦见过那个饿毙街头的男人，他的脑袋枕在麻袋上，头发上结了一层白色的霜粒。五龙看见自己在漆黑的街道上狂奔，听见自己恐怖的叫声回荡在夜空中，那么凄凉，那么绝望。

第三章

遇到太阳很好的天气，织云把藏在箱子里的衣物全部架到院子里晾晒，丝绸、呢绒和皮货挤满了小小的院子，散发着一股樟脑的气味。织云珍惜她的每一件漂亮时髦的衣物，它们也是她在青年时期唯一重要的财产。到了冬天，织云微微有点发胖，看上去更加白皙丰腴，即使在室内，织云的下额和半边脸仍然埋在狐狸皮围脖里，让人联想到电影星那些娇气美丽的女演员。

织云的心情像天空一样明朗，她坐在一张摇椅上，带着满意自得的表情凝视自己的每一条丝围巾，每一套花缎旗袍。午后的阳光从两侧的屋檐上倾泻下来，柔软的丝绸像水一样地波动，静心捕捉甚至能听见一种细微的令人心醉的僻啪声。织云不停地晃动摇椅，随口哼起一支流传在城北码头一带的苏北小调。小调轻桃粗俗而充满性的挑逗，织云哼着突然就捂着嘴笑起来，真滑稽，真下流，她对自己说。她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学会唱这种小调的。另外，她的不断变花样的骂人话往往脱口而出，这对于她也许是无师自通，也许是与码头兄弟会那帮无赖恶棍长久厮混的缘故。织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